

叶落彼岸

「韩」韩胜源◎著
梁福善◎译

叶落彼岸

在时间画面，生与死是
一体，想吃饱穿暖爱导
性的身躯和总是想让它
空下来可不尽如意的心
是，一体。

我和宇宙为二，善
与恶为二，神祇和
恶魔为二，佛和耶
稣为二，佛和众生
为二，耶和华中帝
和自然界虫为二。

快乐与痛苦为一，土
块石头和金子银子为
一，欢乐和烦恼为
一，山和水为一，顿
悟与渐进为一。

记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叶落彼岸

「韩」韩胜源◎著

梁福善◎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落彼岸 / [韩] 韩胜源著; 梁福善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609-9791-9

I. ①叶… II. ①韩… ②梁…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6940 号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7-2014-051 号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翻译及出版  韩国文学翻译院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아제아제 바라아제 叶落彼岸

Copyright © 2003, Han Seung-won (韩胜源)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 Ltd. in 2014 by arrangement with Munyidang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叶落彼岸

[韩] 韩胜源 著 梁福善 译

策划编辑: 罗雅琴

责任编辑: 高越华

封面设计: 观岚·伊宁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朱霞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寄语

为了成为“一”

我这部小说初版已多年，可我至今和小说的主人公同呼吸、一同生活着。我和他们一道度过的时间和空间，可谓是或许存在于今世的生命和死亡的那头的另一个生命，无羁无绊地跨越穿梭的自由与爱的共和国。

世上具有最完美无瑕力量的应该是时间吧。时间，可以建设所有存在的东西，亦可以摧毁它。在时间面前，生与死是一体，想吃饱穿暖爱异性的身躯，和总是想让它空下来可不尽如意的心是一体。我和宇宙为一，善与恶为一，神祇和恶魔为一，佛和耶稣为一，佛和众生为一，耶和华上帝和白菜青虫为一。快乐与痛苦为一，土块石头和金子银子为一，欢乐和烦恼为一，山和水为一，顿悟与渐进为一。

我们的所作所为，归根结蒂就是奔向更加圆满的“一”。

谨向重新刊行拙著的文尔堂诸位同仁致诚挚的谢忱。

2003年4月

于海山土窟

韩胜源

序 无间地狱^①谣

我是吞没一切的死亡；我是未来一切的创造者。在女人中，我是美丽、嘉言、记忆、智力、纯情、忍耐。

——博伽梵歌

俗人须讲俗人的故事。身为俗人要讲佛者的故事，可谓是不自量力了。当您读到这篇拙著的时候切切不要上当。我对佛知之不多，对佛教徒的生活也不甚了了。听一个不甚了了的人的话，会对人有什么裨益呢？

跟着盲人走，不失足落水就不错了。拙文不是经文，不是真言，也不是公案^②。“出家之人习学外典^③，恰似以刀砍土。土无任何用处，枉自糟踏了刀。”

诚哉斯言，任何时候回味都为其真而折服。

假如您希望我的书是经文，希望是布道师语录，抑或是真正的

① 无间地狱系佛教专有名词，出自《法华经》、《俱舍论》、《玄应音义》等佛经，音译即“阿鼻地狱”，泛指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

② 本义为官府中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将历代高僧的言行记录下来，作为坐禅者的指示，久而久之也成为一种思考的对象，或修行坐禅者的座右铭。

③ 佛教将佛典称为内典，其他经典称为外典。

佛教小说，那我还是奉劝您，趁早别拿起我的书。

我没当过和尚，不熟悉寺院内情，更不懂什么修道的艰辛。因此，我无法纤毫毕现地描绘寺院的大事小情，也无法洞察修道者的内心。所以，我写这部小说未免诚惶诚恐，心下惴惴。

我有一个老早之前就非常珍重、喜爱的人。可是有一天那人突然消失，阔别大约十年之后邂逅的时候，她已然剃了发，披着墨染的袈裟。我打算讲讲她的故事。

我们可谓生活在非常艰难的年代里。悖理四处乱舞，到处都有成群的人们被无缘无故推入死地。在被拦腰截断的土地上，我们时刻被痛苦折磨着。

在这种时候，这小说会是什么呢？是的。这部小说在这数九寒冬无法成为聊慰饥饿者的热乎乎的一块乎饼^①，无法成为替衣着褴褛者御寒的一片衣襟，也无法成为蒙受冤屈的人们的刀或枪。它无法成为照射在苦心孤诣的修道者身上的、堪比佛陀智慧和勇气的一束光芒，也无法成为鸣响在浸润烦恼无法自拔者耳畔的佛祖慈悲般的远钟声。

任孙悟空手持如意棒，最终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而我没有盖过孙悟空的才气，哪怕是稍逊一筹的才能。正因为这样，对僧侣终归是外典的，充其量是小说的这部拙著，又岂能跟佛祖的经或法相提并论呢？我不敢存此奢望。

可是，佛祖的说法和小说家的小说虽然迥然相异，却有可能殊途同归，我胆敢生出这种非分之想。

据说说假话的人会坠入无间地狱。可小说这劳什子原本就是用假话开头的，所以大千世界，但凡写小说的压根就不该奢望什么极乐往生的吧。不是的。即便是小说家，通过自己杜撰的假话展示出

^① 乎饼为韩国代表小吃之一，系带馅的发酵面饼。由三立食品会社于1971年首次研发。

大真实与大智慧，以此济度自己的读者的人，应该不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说不定，在这群写小说的人们当中，只有我一个，因为一直以来写出的小说全是说出假真实的，所以死后会坠入无间地狱而彷徨不已。

正在读着这段文字的您请记住，我不知轻重地要写这么一本小说的理由就在此。写着这部小说，我不免生出新的希望。哪怕我的小说不是八万大藏经，不是高僧大德至高至纯的经文，可倘若有人读了数千遍佛经，读了数万遍基督教圣经，犹有那么一点尚未悟透的部分，而通过读我这本书得以迈进大彻大悟之门槛，这样的众生哪怕只有一个，我或可得到救赎免受无间地狱之苦的吧。这便是我非常猥琐而可怜的希望了。

如同存在于这块土地上的万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部小说分明也应该有其之所以被写出来的理由。而这理由也应成为写这段文字的我，还有您活在这个世上的理由。我的小说到底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这便是我的困惑所在。

目 录

潜入你梦中的那束月光 / 1

女僧和桃花煞 / 46

摩耶的莲花 / 89

破戒 / 120

深深山川烈火汹涌 / 143

彻悟的珍珠 / 176

追逐幻觉 / 197

赤身裸体意味着什么 / 230

化成什么相会在何方 / 255

从黑暗的时间到光明的时间 / 275

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 295

潜入你梦中的那束月光

正在闷头洗衣服的真成蓦然抬起头来。在一旁一起洗衣服的李行者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真成撂下正往衣服上打的肥皂，撑起了身子。山谷弥漫着淡烟状的岚气。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灿烂的阳光像玻璃粉洒在蓬勃葱茏的新绿上面。穿透林间的点点阳光，使庵旁小溪亮晶晶闪烁而去。

溪谷对面的柞栎林中，似乎有什么蠕动着。是淡褐色毛衫的下摆。

只见李行者拨开树丛拐进阳光耀眼的草地，屈着上身坐下来。伸出一只手在干草丛采撷着什么。好像是花儿。会是什么花呢？真成想，说不定是堇菜花呢。寻思着真成重新坐下来，接着洗衣服。真成想，李行者这个人肯定是做不来尼姑的。

这也难怪，李行者连自个儿都把持不住。像是在给“女儿身，堕落神”作着生动的注脚。粉嫩的脸上，看得见熟透了的桃子的绒毛般的银色的柔柔的汗毛。眉眼青涩，嘴唇薄薄，露出深深小酒窝的双颊染上淡淡的桃花色。小身子精干利落，脸上却蒙着阴影。犹如太阳尚未西斜，山沟的背阴地里带着的阴郁的淡紫的阴霾般的阴影。

见过李行者无缘无故地哀哀哭泣是在古木下泉眼旁。那是几天

前的事，真成要给老师傅熬粥，正在那里淘米，李行者提着个小瓢，像是要去泉边舀水，突然哇地哭了出来。真成扔下水瓢，赶紧跑到李行者跟前。李行者却把小瓢丢进泉眼里，扭头往溪谷方向跑去。闹得真成盯着李行者的背影，发了半天呆。

山坡那头的主寺里隐隐约约传来敲木鱼的声音。每逢听着那余韵悠长的木鱼声，真成的心总是颤颤的，可能是定力不够的关系吧。老桦树的枝杈正冒出嫩黄的叶芽，新叶芽在阳光下闪闪发着金光。泉眼里滋生着墨绿的青苔，清水含着苍白的沙弥尼稚气的脸庞。容长脸、双眼皮、画上去般的小鼻子小嘴，她想这小模样蛮漂亮的。再寻思一下，竟然自己觉得自己好看，也够傻的。从泉眼顶上掉下的一滴水激起了涟漪，水中的脸蛋扭曲了。她想，李行者说不定就是见到自己映在水中的脸，情不自禁哭出来的。打定主意进寺庙修行的人哭出来，不是寻常事儿。腹诽着李行者，真成忽然感到自己也想哭，她咬着舌头自己责备自己。

山谷对面的草地上不见了李行者的身影。看样子走进了树林子。真成想她这么一进去，不到日头西斜是不会回来的。

圆珠师傅说，因为李行者供养间^①周边多有闲话。让她干点什么总是爱干不干，而且扎嘴葫芦似的闷头不说话，还动不动就跑到恩善师傅的庵子里。真是没法捉摸的孩子，真可谓非僧非俗。大家好像都看不惯李行者，恨不得就地撵她走，却都碍着恩善师傅的面子不敢提这个茬。

恩善师傅本人则从来没对李行者说过什么。也从没有把她叫到跟前开导或责备。无论是她去僧众中间，还是在那里熬不住跑回恩善师傅的庵子，师傅一概不闻不问。李行者也一样，去僧众那里从不跟恩善师傅道个别，垂头丧气回到庵子里也不开口跟师傅打声招呼。

① 韩国寺院对厨房的称谓。

据说僧众之间流传着好多无法核实的传闻。有李行者是恩善师傅在俗家生下的女儿的说法，也有说她是师傅的侄女（哥哥的女儿）的。也有比丘尼说李行者是恩善师傅朋友的女儿，还有说是亲妹妹的呢。也有说李行者是恩善师傅在俗家交往过的一个男人的女儿的。

据说有一次，财务师傅拉住恩善师傅告过状，说李行者在扰乱寺院的法度，要么好好训斥让她下次小心，要么干脆把她打发走。不知当时互为道伴的恩善师傅和财务师傅说过什么话，商量了些什么，反正财务师傅和恩善师傅都没对李行者做过什么制裁，也不见李行者的举止有了什么改变。都快半年了，李行者就是这么混过来的。真成想，李行者可能跟自己根本不是同一类人。她寻思李行者肯定是有缘由才来到寺院的。真要是那样，那么寺院就不是修道的场所，而是避难所了。

真成的俗家名字叫姜秀男。

秀男家的后山上有一座只有比丘尼修道的庵子。无论是绿草茵茵的春天或橡树、栗树和柞树蓊郁苍翠，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夏季，还是满山枫叶似火的秋天和叶片凋零、白雪皑皑的冬天，她都要跟随奶奶到庵子里去。每逢这时，奶奶都要换上精心浆洗过的素白的长裙罩上小袄。

走过屏风般环绕着的峭壁下面，奶奶说过：

“那边扇子样的岩石上面，盘坐着一只大老虎盯着下面来着。那还是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眼前一黑，浑身的劲顿时没了。我就停下脚步，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只顾念叨‘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那老虎不知哪儿去不见了。”

奶奶不忘添上一句，“我后来一寻思，那老虎肯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保佑独自走山路的小媳妇的”。

每当去了庵子，那些面庞白净如梨花，双手修长如白茅的比丘尼争相过来抱她，待祭祀完毕，又要塞给她一堆花花绿绿的饼干。

不知是因为饼干和饴糖的甘甜，还是因为搂着她背着她的明亮的微笑，再没有比木鱼声更多情的东西，连笼罩在大雄殿里的紫色的阴影也显得那样的温馨。庵子西北的山那头传来的铁鼓声，竟然让她心旌摇荡。

我长大也要当比丘尼。她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这样一个想法。

上小学的时候。正在编订生活记录簿的班主任叫住她，眼睛睁得大大地问道：

“说长大要当尼姑，你这是什么话？凭你这样功课好，还长得好看的孩子？你到底知不知道和尚尼姑是干什么的？”

见她低着头不吱声，班主任老师抚摸着她的头说：“我想你适合当大夫、护士或教师什么的。据我看是这样的。你性格沉静，还很得朋友信任不是吗？”

后来班主任来家访，到底把这话捅给了爸爸妈妈。待班主任走后，爸爸妈妈让她坐到跟前，郑重其事地说：

“我说，你知道是怎样一些人抛下好房子、心爱的老爸老妈和兄弟姐妹，跑进山里当和尚吗？那都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缘故，才不得不那么做的。要么是无依无靠，要么是看不到一点希望……”

没等爸爸说完，妈妈也在一旁帮腔。

“单从外表看，像是那么回事，可真的进了寺庙，吃苦受累先不说，那孤独那可怜……都不用提了。你比别人差了什么，偏偏要去那种地方？初中、高中、大学，爸妈要尽着你念，那样就会遇到好对象……你起码能过上比你爸你妈现在好得多的日子。不是在这小小的邑^①内混，而是在光州^②汉城或釜山那样的大城市，手上不沾一

① 邑：韩国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乡。

② 连同后面的汉城、釜山均为韩国地名，汉城（如今叫首尔）为首都，釜山为韩国第二大城市，光州为广城市（韩国行政区划，通常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能升格为广城市）。

滴水地过。”

爸爸在当地港口的地盘算得上大富翁。他拥有从附近的岛屿往港口运送旅客的一艘客轮和一家酿酒厂。他还有着当过组合长的经历，地亩也有 50 多斗落地^①。

爸爸妈妈可能以为她为了下面一溜接下的三个弟妹，觉得受冷落才有了这种古怪的想法，从此对她格外上心。爸爸即使喝了酒晚回来，也一定要到她房间看一看，抚摸一下她的脑袋才回去睡，妈妈不时地领她逛市场，给她买点衣服什么的。到了生日就做米糕，蒸八宝饭，还买上一大篮水果，让她叫朋友过来一起玩。

到了初中、高中，爸爸妈妈的关怀一如既往。每逢高兴的时候，秀男总要望望并排挂着的爷爷奶奶的相片。奶奶好像知道她的心思，在微微笑着。望着奶奶的照片，她每每都要坚定长大当尼姑的决心。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出去修学旅行^②，她买回来木鱼和念珠，把它藏在抽屉里偷偷地敲敲，捏捏。

高二的时候，又去了趟修学旅行。跟初中时一样参观了一处大寺院，并在寺院下面的旅店住了一宿。那天夜里，她呆呆地望着和尚们晚礼佛居然出了神。好像世上再没有像佛祖的脸庞温厚而多情善感的了。燃烧在佛祖前的烛光散发着神圣的光芒，木鱼声声钻入心肺，如泣如诉。听着那念佛声，浑身仿佛像烛泪般徐徐消融。晚礼佛结束的瞬间她才如梦方醒，慌慌张张回到旅店。旅店里班主任和干部一级的孩子们都不在，原来是出去找她了。

他们找遍了附近的林子，快半夜才回到旅店。见到她班主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好像再也没有力气用什么话责备她，班主任疲惫

① 斗落地：田地面积单位，一斗落地指能够播下一斗种子或秧苗的田地，大小虽然因地而异，但通常水田为 150—300 坪，旱田大约 100 坪。200 坪约等于 1 亩。

② 修学旅行：作为教学活动的一环，在教师带领下进行的一种旅行学习。让学生到平常没有接触过的地方，了解自然和文物、民俗风情等。

地说：

“哎呀，真是万幸啊，万幸！我还以为你被坏蛋抓走丢了命呢……”

她开始真的梦想出家，是在那次修学旅行回来第二天的时候。

下课回来的路上，她碰到了一位出来化缘的老和尚。蓦地，她想起了一个招儿。想要借助那位大师一把力。正好兜子里揣着买参考书和笔记本、付外国语学院^①报名费的钱。她想把这笔钱施舍给大师，再请求他听自己一个心愿。可是，每当大师进一家门再出来，总是有过往行人。于是她拎着书包跟在大师后头。大师正朝着和她家相反的方向走去。

胡同朝着大海伸展，走出胡同就是一处空地。正好行人也稀少。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当她走近大师跟前时，大师先自停下了脚步。也许，他老早就觉察到她跟在自己后面了吧。大师转过身看着她。她赶紧合掌，垂下了脑袋。大师给她回了礼。她的心脏不争气地怦怦跳了起来，脸蛋腾地红了起来。正巧，没有什么人走过。对面的大师像是早已洞悉她这点小九九。她用颤抖的双手从口袋掏出了纸币，大师朝后退了一步，摇头表示谦让。

“学生你诚心可嘉，可这么多的钱，我不能全收。”

她眼前一黑，青色的暮色在旋转。胸口愈发猛烈地跳起来。热泪盈眶，嗓子哽咽。可嘴巴好像僵住了，说不出话来。

“我有个请求。我指给您我的家，请您到我家务必帮我说这句话：‘看这家的运势，您家大女儿是很短命的样子。想要使贵千金长寿，就请让她出家，当佛家弟子吧。’”

虽然脑海里萦绕着这样的话，但冒出她嗓子眼的只有滚烫的呜咽。老大师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说：

“那钱就留作学生你的学费吧。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① 外国语学院：即外语补习学院。韩国通常所说的学院，大都带有课外补习性质。

说毕，他轻轻合掌转过了身。

第二年春天，她遇到了站在长途汽车站点的一个面容非常稚嫩和俏丽的比丘尼。她一直在为去年秋天在大师面前只顾着哭而感到懊悔，这次鼓起勇气走近比丘尼。先合掌表示礼仪之后，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敢请师姑一件事。”

她的嗓音在发颤，带着哭腔。小师姑微微露出笑容，倾听着她的话。她说出了去年春天想跟大师说而未能说出的话：

“我有个请求，我告诉您我的家……”

小师姑抬起眼帘盯了她一会儿，缓缓摇了摇头。

“佛门子弟不是说那种假话的人。”

小师姑的脸上漾起羞赧的笑容。

从此，她在梦境中时常见到似乎是神仙住的地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全都穿着白衣服，犹如神仙图上常见的大都是须发皆白的老人。他们或下棋，或喝酒，也有人垂钓河畔。身旁准有小脸蛋稚嫩又好看的童子侍候着。山很高，嶙峋峥嵘，水很蓝，仿佛兑上了墨水，水湾边奇岩峭壁宛如屏风，白雾围脖般缠绕在山头和山腰上。手提鹿角般凹凸不平的手杖，眺望着白雾那头的山峰的一个老人，朝她露出灿烂柔和的微笑。是仿佛悟透世事的圣者般的老人。

见到老人的微笑，她顿感身轻体爽，轻飘得像鸟儿一般。岩石缝中冒出银色的水，她用双手掬水喝。她的身子像涂上金粉，顿时变黄了。映在水中的脸庞，似乎非常熟悉。原来是法堂里面金佛的面容！这么看来，她所见到的所有身着白衣的人都像金佛。

托那场梦的福，第二天她高兴了一整天。不吃东西也不饿，反而全身毛茸茸地长肉。心情总是激荡，倾泻在林中的阳光、荡起大麦地的绿浪欢快地奔跑的风儿、鸣啭的喜鹊和麻雀、环绕山腰的乳色的雾、轻轻荡漾的大海、西山那头燃烧的晚霞还有小岛那边远洋上升腾的云彩，仿佛都在为她祝福。

做着这种梦的日子里，她接到一封信。信上的字句烧红了她的脸。信中充斥着爱的字样。写信的主人公说自己的生命完全是因为她才有意义。不久前开始给她写信的主人公说，自己时常考虑着死亡，可是自从心里有了她，人开始变了。

“现在，我也渴望活着了。看着朝霞渴盼活着，风儿吹过也希望活着，看见溪水潺潺流淌、波涛涌来拍打沙滩也想活下去。走在胡同里听见钢琴声想活着，看见白云缭绕也想活着，连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我的脚践踏也渴望活着，看见伙伴们打打闹闹熙熙攘攘也想活着，目送客轮鸣笛离开码头也渴望活着。真是疯狂地渴望活下去。这些，过去可都是敦促我快点死，嘲讽着我的东西呢。可它们如今怎么让我想活想得要疯了呢？我不敢说出我爱您秀男的话，我只是在乞求您拯救我……”

信是扯下十张大笔记本，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满了两面。她熟悉写这封信的主人公，他是寄宿在邻居家的学生。虽然比她低一年级，可岁数反倒大了一两岁，这些她早已听说了。说是因为健康问题休学了一年，接着又休息了一年，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学生老家是莞岛^①，是一个小岛面长家的大儿子。有时会在胡同碰见他。每当这时他都不敢抬脸正面看她。只是低头瞅着地面闪开。他的脸很苍白。有时候像是有些浮肿，蜡黄的。嘴唇是墨水颜色，好像很怕冷，天气稍微一凉就要套上厚厚的大衣。擦身过去的时候，恍然听过他吃力的哮喘声。站在她家的木廊台上，一眼可见到他寄宿的家的院子和他房间的门，可她一次都没有见过他走到院子里有力地跳跃或奔跑的样子。

“我家学生白天黑夜只知道用功。而且话不多，心还善……”

有一天傍晚，她听见邻居大嫂过来向妈妈夸耀地说这番话。收到那封信，她并没有回信。不知道该写点什么怎么写。过了

^① 莞岛，韩国地名，位于全罗南道莞岛郡莞岛面的小岛。

两天，她再次收到内容差不多的长信。那天夜里她找来一张白纸，画上一朵小小的桔梗花。她也没把它装进信封，只是折叠成小块儿，让过来传信的邻居家孩子带回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喜欢上了桔梗花。比起那紫色的她更喜欢白花。有时候会采一朵夹在书页间或笔记本里，也喜欢画画它。它跟通常人们相信会带来好运，珍藏或非常珍爱的象征物（吉祥物）差不多。不，也许它有着胜过吉祥物的意义，它会安抚她的心。它至少是让人想起比丘尼的东西。它会是像蝴蝶戴着白尖帽，长衫飘飘，翩翩起舞的模样，也可能是端坐在佛像前敲着木鱼念佛的形象。可以是净化众生肮脏而烦乱的心思的敦厚的脸色，也有可能是稚嫩而纤弱令人生悲的模样。

那时候时兴学生互相传递号称“记忆条”的纸条，想借此珍藏学生时代的回忆的风潮。在红红绿绿黄黄的纸上写下地址姓名，画上或写上可成为回忆的画、漫画、简历、字体、俏皮话、锦言或绰号等，然后贴上照片互相交换。

她从周围的朋友们那里收到五十多张记忆条。她在想说给朋友听的话的栏里填上“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在“十年后的我”的栏里画上一朵桔梗花。

拍毕业照、考毕业考试、填高考志愿……这当儿她收到一封没有具名也没写地址的信。那是她向自己的爸爸妈妈明确说出自己不会考大学，还坦白地向朋友们表示自己将要进寺庙剃发的话之后。

“理由到底是什么？”

“天啊，你这是怎么啦？”

爸爸和妈妈不分昼夜地拉住她，跟她理论，试图说服她。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着什么古怪的想法？”

妈妈想起了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就曾经说过将来的希望是当尼姑，不依不饶地盘问道。班主任也恪尽职守，时而狠狠责备，时而细语哄劝。

“我说你着什么急啊？真要做和尚，等念完大学尽可以去嘛。你